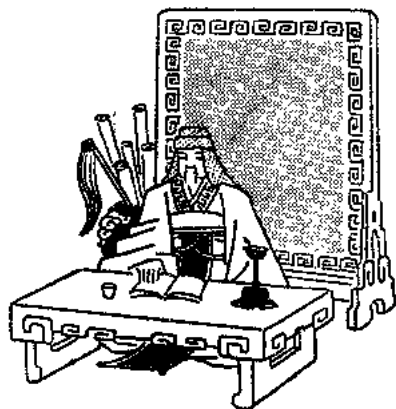


據曾氏
家藏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奏稿
(四)



第四册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奏稿卷四

■遵旨覆陳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摺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奏爲欽奉諭旨恭疏覆陳，并請勅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，以定謀議，仰祈聖鑒事。竊臣於七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，七月初三日奉上諭：「晉省完善之區，并無得力勁旅，設被竄擾，關係匪輕。著曾國藩速派劉銘傳等軍循河水上，酌量水陸兩路，孰爲便捷，馳赴洛陽以西一帶，扼要駐紮，與秦晉防兵聯絡聲勢，相機防勦，俾賊不得分竄擾及完善。」等因欽此。又於七月十五日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，七月初九日奉上諭：「曾國藩身任統帥，責無旁貸。前經疊諭該大臣籌撥一軍，兼顧晉省，并令劉銘傳等軍馳赴豫省北路，繞出賊前，防賊竄擾秦晉之路。又令派撥馬隊馳赴豫省助勦，復以賊去徐郡甚遠，令該大臣酌量前進駐紮。乃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，於近來皖豫情形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，均未陳奏。歷次所奉諭旨，亦未答覆，實屬疲玩因循。若欲藉此獲咎，冀卸節制三省任，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。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，何忍出此。」等因欽此。跪誦之下，惶悚莫名。查派撥馬步各隊赴豫及臣仍擬駐紮徐州各情，業已於本月初八日專摺具奏在案。目前賊勢前股已至南召、魯山、裕州，并開竄入湖北之棗陽。後股由臨潁、鄆城而折回上蔡。接據吳昌壽啓稱：賊將竄擾周家口，又接劉銘傳文稱，即日由周家口出隊迎擊上蔡之賊。諭旨飭令劉銘傳一軍循河水上馳赴洛陽以西，扼要駐紮，自係先事預防之策。臣竊觀刻下局勢，周家口最爲扼要之區。該處距豫之開歸陳豫及汝寧光州六郡均在三百里內外，即皖之潁州及蒙亳老巢，相去亦不過三百里。八面受敵，不可無重兵駐紮。臣竊以該處軍惟劉銘傳將路較優，人數較多，故以周家口之重任付之。今若移駐洛陽以西，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。臣竊以該處軍惟劉銘傳將路較優，人數較多，故以周家口之重任付之。

垂涎。山西雖屬完善，然黃河天險，似非該逆所能遽渡。自洛陽至潼關五百餘里，必須晉豫兩省，多設礮船，乃足禦之，亦非陸路一軍所能徧防。劉銘傳西去，竊恐無益於晉，而有損於豫。臣既知周家口之防，更切於洛陽，不敢不割切上陳，冀迴聖聽。且不獨劉銘傳一軍，萬難遠調也。李鴻章部下淮南之勇，不慣麵食，與楚軍同，而其軍火礮械之笨重，則更甚於楚軍。自古行軍，皆以糧運爲先務，乾隆年間新疆用兵，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台，米麥雜糧，無一不備。車駝轉運之瑣瑣，純皇帝親自計畫，遙爲指揮。今河南等省用兵，全不講求轉運，糧械多有闕乏，將士不肯盡力。臣與李鴻章所部，歷年行兵於江湖水鄉，糧運最便，士卒習而安之。今改運於濟寧周家口等處，尙有運河、淮河一水之便，而汴流太遠，已覺十分艱難。若再令遠征秦晉之交，不特不能多運大米，並不能多運洋礮，恐淮勇遷地弗良，或生他變。前此霆營調赴關外，亦以道途太遠，無米可食，中途潰變。臣未能先期陳奏，力阻其行，至今愧恨。頃在臨淮，臣檄翰林院編修張錫燦招募淮北之勇，專取能食麥麵雜糧之人，冀備他年征勦西北之用。其在淮水以南，不慣麵食者，概不收募。蓋恐飲食違其本性，驅策必不得力。此又臣所輟轉籌思而未敢輕調秦晉防兵者也。至於節制三省之命，臣三次具疏固辭，未蒙俞允。以臣賦性顛愚，卽一省已難專任，然臣受恩深重，雖數省亦當通籌。竊計捻匪可到之處，約有八省，分爲三路：江蘇、安徽兩省及豫之歸、陳、齊之兗、沂、曹、濟，臣初次疏中所指之十三府州皆東路也。直隸、山西兩省及豫之彰、懷、衛、輝、齊之東武、臨、清，凡在黃河以北，皆北路也。湖北、陝西兩省及豫之南、汝、洛、陝等郡，皆西路也。論用兵緩急先後之序，則東路最重，西路次之，北路又次之。論徵臣之才識，與所部之兵力，則卽東路十三府州縱橫千里，已嫌汎地太寬，勦虞疏失，實不能兼顧西路，更何能謀及北路。今皇上飭臣兼顧晉省，已在節制三省之外，而外間望治之心，責臣之詞，尙不止於晉省。一似三路之前截後追，爲防爲勦者，皆臣軍應辦之事。臣何以堪此重任，又何能當此重咎。以僧格林沁之賢，忠可以泣鬼神，勇可以迴山岳，辦捻五年，尙未蕩功。今捻匪之馬匹愈多，而時論之視賊愈輕，一似數月期年，可望肅清。臣又安能奏此速效。臣自揣彈竭忠誠，竊

東路十三府州之防，加以清查民圩，訓練馬隊，一二年內，或可漸就穩固。其北路防河之法，西路堵勦之方，均非臣力所能逮。應請旨飭令山西河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，免致賊窺晉境，倉皇貽誤。臣管見所及，已略具於五月初九日十三日七月初八日三次疏中。常思堅持初議，又恐失之執拗，可否仰懇天恩，勦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勦捻事宜，各抒所見，恭請宸斷。定一不可改易之策，畫分汛地，各專責成，無論賊窺何處，而辦賊之方，萬變而不離其宗。庶幾謀不紛歧，事有歸宿。微臣幸甚！大局幸甚！至臣處奏報之稀，曾於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覆奏一次，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，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，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。仰蒙聖訓稱許，數年以來，不改此度。茲奉嚴旨詰責，惶愧無地。若欲藉此獲咎，以卸仔肩，則臣生平所志所學，斷不肯如此取巧。伏乞聖慈垂鑒，所有遵旨覆陳，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各緣由，恭摺由驛馳奏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。再臣拜摺後，即於本日前赴徐州，整理馬隊，俟抵徐後再行陳奏，合并聲明，謹奏。

補參陳國瑞摺

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

奏為曹南未能救護之總兵，同罪異罰，補行糾參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查總兵陳國瑞隨同親王僧格林沁帶兵勦捻，與郭寶昌分統左右兩翼。本年四月曹南之戰，僧格林沁追賊陣亡，郭寶昌不顧主將，奉旨革職奪問，其餘翼長成保以下各官，未能救護者，發遣降革有差。即山東撫臣閻敬銘、布政使丁寶楨等，亦均交部議處，予以應得之咎。紀綱所在，不稍優容。獨陳國瑞飾辭巧脫，逍遙法外。無論所稟受傷各情，不足深信，即使均屬實情，亦祇可略從末減，未便概置不問。伏讀五月初二日上諭：「陳國瑞未能救援僧格林沁，本屬咎有應得，姑念其從來打仗奮勇，屢著戰功，且此次身騎俱受重傷，困苦情形，不無可憫，姑免置議。」等因。欽此。仰見朝廷愛惜將才，格外寬宥。惟臣接統此軍，博詢衆論，僉謂以馬步各翼長同罪異罰，不應過於懸殊。古稱法立而後知恩，在帥臣當申明法律之嚴。

庶裨將益感戴聖恩之厚，相應補行糾參，請旨將總兵陳國瑞撤去幫辦軍務，革去黃馬褂，暫留處州鎮實缺，責令戴罪立功，以示薄懲，而觀後效。所有補行糾參緣由，恭摺具陳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。

金寶圩團練殉難請卹摺

同治四年八月初八日

奏爲宣城縣金寶圩團練陣亡紳民懇恩分別旌卹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查安徽寧國府宣城縣金寶圩，地本膏腴，人知好義。自咸豐六年以後，鹽提舉銜候選訓導丁燾等創辦義團，寧國府兩次失陷，該圩屹然孤立，力挫賊鋒。至同治元年冬間，僞侍王率領悍黨圍攻數旬，十二月二十日，破圩而入，賊衆銜恨次骨，恣意屠殺，一圩之內，死者不下八九萬人，其逃至蕪湖者，老弱一千餘人。臣爲籌款賑卹，僅存百分之一。歷數辦團之堅忍，被害之慘酷，僉謂爲各省所無。嗣據該圩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等，查明圩內殉難紳民婦女，就其可考者，造具清冊，就近稟請侍郎臣彭玉麟行營咨送核奏。彭玉麟駐營裕溪口，周歷沿江上下，親見該圩遭難之慘，白骨青燐，目不忍觀。本年二月間，捐資購買義山，收檢枯骸，爲萬人大塚，勒石誌之，以表節義。每與臣言及金寶圩死事情形，爲之隕涕。臣查該圩以一隅之地，力抗悍賊，至七年之久，卒以勞孤力竭，萬衆同殉，忠義之誠，堅逾金石。當將清冊發交采訪忠義局委員，詳加核對。據該委員等將宣城縣歷年殉難紳民，彙案請奏前來。臣覆加查核，內一門殉難者八家，共三十九人，合家殉難而口數可計名字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，并無口數可計者二十七家。官紳殉難者九十七員名，團總團丁殉難者六百七十四名，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名，婦女殉難者一千零四十三口，均屬大節凜然，臨難不苟。相應繕具清單，仰懇天恩，勅部分別從優旌卹，以爲効忠苦守者勸。除事實清冊循案咨部外，所有團練陣亡紳民彙案請卹緣由，理合專摺具奏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。再兩江忠義未奏各案，俱已移交署督臣辦理。此案係臣與彭玉麟始終經理，該圩紳民，殉節尤慘，謹由臣主稿先行具奏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

移駐徐州整理馬隊并陳近日軍情摺

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

奏爲微臣移駐徐州整理馬隊，并陳近日軍情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臣於七月二十四日，自臨淮起程，八月初四日，行抵徐州。旬日來料簡各起馬隊，計已到徐州者共爲四起：一爲色爾固善所部官兵七百二十八員名，原係高福常、星阿、溫德勒克西三人分帶，奉旨派色爾固善統帶；一爲托倫布所部官兵四百八十五員名；一爲訥穆錦所部吉林官兵一百五十五員名，前敵馬勇四百四員名。此三起者，均係親王僧格林沁舊部。合之國瑞本年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名，共計四起，凡馬隊二千七百七十二人。然舊存者馳驅太久，傷病甚多，新調者技藝太生，遊疾亦重，必須大加裁汰，訓練成軍，方足以利征勦。臣督飭營務處李昭慶、李恆清，會同管帶各官，認真挑選，編立隊伍，配齊器械，換補馬匹。計色爾固善原帶之隊，挑留五百一十九人，專歸高福管帶；托倫布原帶之隊，挑留三百五十四人，又添併吉林兵三十八人，仍歸托倫布管帶；該兩起官兵，遵旨均令色爾固善統領節制。訥穆錦原帶之隊，除酌留吉林官兵併入托倫布部下外，專以前敵馬勇四百四員名，責成訥穆錦管帶。其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名，原派營總帕克巴札普、貢噶德里克二人，久病未愈，馬匹亦倒斃過多，現僅挑留兵丁五百一十六人，另派營總二員，撤令溫德勒克西管帶。其餘老弱患病者，概行遣撤回旂。以上四起，共祇挑選一千八百三十一人。又挑留官兵五十七員名，一并隨營差遣。此外尚有烏爾圖那遜所帶七百零九名，前已奏明駐紮周家口，據稟該起官兵，出征年久，殘廢俱多，請卽分別汰留。其土默特一起，並請全有遣撤。臣擬俟周家口防務稍鬆，調回徐州，大加整頓。其應留若干，應撤若干，另案奏明辦理。至富森保所帶一起官兵三百七十四員名，前由河南調赴徐州，富森保僅帶四十三人來徐，其部下官兵均已陸續遣歸湖北，經督臣官文奏明咨會。臣因并飭富森保於八月初八日自徐赴楚，卽作爲楚省防勦之兵。此臣整理馬隊之大概情形也。規模甫定，臣本擬親行教練，認真操演，再行分別調派。惟現

據各路稟報，牛洪任柱、陳太清、賴文光等股，回竄阜陽縣境之瓦店、集迎仙店等處，占踞各圩，勢甚兇悍。英翰部下駐紮潁州，出隊截擊，略有斬擒。安徽撫臣喬松年飭調張得勝一軍，由固始回勦，克蒙額從潁州繼進，臣不得已撤飭色爾固善統領該兩起馬隊，由徐州前赴潁州，會同勦辦，並檄周盛波一軍，由亳州拔隊南赴太和、潁州一帶。劉銘傳一軍，由周家口拔隊回援潁州，各路合力會勦，或可一收夾擊之效。除各軍戰狀具報到日，續行陳奏，并遣撤馬隊，俟起程回旂，分別奏咨外，所有微臣整理馬隊，及近日軍情，理合恭摺由驛馳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，謹奏。

銘軍疊勝偪賊東竄現籌布置摺

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

奏爲劉銘傳一軍疊獲勝仗，偪賊東竄，曹州現籌布置情形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臣以捻逆竄擾潁州，飭令劉銘傳一軍，由周家口回援周盛波等協勦，於八月十八日奏明在案。劉銘傳未接臣檄之先，已派劉盛藻、唐殿魁率步隊各營，張景春、劉盛璋率新練之馬勇二營，由周家口馳赴潁州，於十一日行抵沈邱，與豫軍蔣希夷、皖軍康錦文等會同進勦。十二日，進偪回張賊寨。該逆窺我營未定，集馬步賊萬餘人，乘機猛撲。唐殿魁擊其左，劉盛藻擊其右，酣戰踰時，斃賊三百餘名。蔣希夷、康錦文兩軍從中路繼進，張景春、劉盛璋馬隊兩邊包抄，賊即奔潰。我軍追三十餘里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，擒斬甚多，奪獲器械無算。驛馬二百餘匹，拔出難民數千，破賊寨二十餘座。賊狂竄向西南而去。十四日，又折回洪河之北洋埠，兩日夜竄至項城西境之南頓集，距周家口五十里。劉銘傳遂督軍由項城間道，一日夜馳抵南頓，飭各營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三路并進，賊勢披靡。我軍疾追十餘里，殺斃槍斃賊千餘名，生擒三百餘名，奪獲馬百餘匹，器械千餘件。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。此劉銘傳一軍在阜陽、沈邱兩次獲勝肅清皖境之情形也。賊渡潁後，由西華竄入太康，劉銘傳於十九日追抵太康，至則賊又奔向睢州。二十日，追

至離州，則賊又已先發矣。劉銘傳乃暫棄步軍，獨督馬隊，馳三十餘里，從後追及。賊四散狂奔，拋棄輜重器械甚多，敗潰十餘里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。又經張景春及營總白圖善六十七訥爾桓額等擊退。其間盛波一軍，馳至歸德，邀截以賊匪未過宋郡，不及而返。此十九二十等日追勦四百餘里之情形也。自二十日後，該逆竄至考城之保庶寨，曹境之魏灣集，盤踞定陶境內，已越三日。據劉銘傳送到生擒賊供，此次東竄之匪，係任柱爲主，而賴文光牛洪亦在其中，圖入青石關以擄掠富饒之境。臣查羣賊之中，以任柱之騎爲最悍，以賴汝光之謀爲最詭。如果二酋同來，則賊勢已趨重東路，而青石關通登萊青三府，尤爲山東膏腴之地，不可不速籌援勦。除飭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外，頃又調張樹珊之步隊，色爾固善之馬隊，率徐州全軍，馳赴山東協勦。又調臨淮六千人，以四千接防徐州，以二千續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，以遏東賊回竄之路。留劉銘傳一軍，仍駐周家口，以扼陳汝最要之區。情無大枝馬隊，可以縱橫追逐。僅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，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，期於首尾相應。此臣近日調度諸軍，布置各路之情形也。欽奉八月二十二日兩次寄諭，飭臣進駐許州，并籌游擊之師。臣屢疏覆奏，本擬四路駐兵之外，更添大枝游擊之師，惟游兵須以馬隊爲主，而以步隊之輕迅者助之。今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，不滿二千，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，新募之淮馬勇，其數無多，其技尤劣，不敢驅之向敵。久未辦成游擊之師，自問尙無破寇之術，日夜焦思，彌深愧悚。至賊勢趨重山東，自當先勦東路，不必遽赴許州。皇上因時制宜，想有權衡於至當者。伏乞續示宸謨，俯鑒愚忱之不敢欺，勛以棉力之所能及。微臣幸甚，所有勦賊獲勝，及近日調度各情，恭摺由驛馳陳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，謹奏。

奉旨覆陳近日軍情摺

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

奏爲疊奉諭旨，恭摺覆奏，并陳近日軍情，仰祈聖鑒事。竊臣接奉九月初六日寄諭，欲令李鴻章親帶揚鼎勳等

軍馳赴河南，將豫西股匪撲滅，兼顧山陝門戶。而以吳棠署理兩江總督，李宗義、丁日昌遞署漕督，蘇撫飭臣函商迅速覆奏。又奉十一日寄諭，令鮑超馳赴豫南，歸臣節制各等因。仰見聖德謙冲，憂勤彌篤，聞命之下，愧悚難名。臣查近日軍情，捻衆回竄，徧布荷澤曹定等處。潘鼎新已至鉅野，由徐州調往之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各軍，均至濟寧，正可會合進剿。而該匪忽分支狂竄，一支回竄徐州，攻破銅山境內之辛家寨邊馬及於鄭家集，距徐城僅六十里。一支直趨濟寧之長溝，勢將渡運河而東。據各路探報，馬賊近萬，步賊以六七萬計。任柱牛洪賴汶光李允陳大瀆各酋，俱已東來。其西留豫境者，僅張總愚南陽一股，人數較少，力亦較弱。是目下賊勢趨重東路，不特秦晉暫可無恙，即宛洛患亦稍輕。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。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，而擾及裏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。現飭潘鼎新張樹珊兩軍防勦東北濟泰一路，而調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防勦東南沂海一路。此外則劉銘傳留於周家口，周盛波留於歸德府，斯六軍者，皆淮勇最勁之兵，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。其防戍大江以南者，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東壩等處，萬不能再行調出。千里空虛，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，該處現無可勦之賊。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。至臣所部楚軍除酌留劉松山等勦捻外，餘擬全數遣撤。疊經奏明在案。臣今所倚以辦賊者，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。李鴻章若果入洛，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，挾以西行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？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，時爲之也，勢爲之也。臣屢接稟報，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田婁雲慶等疊獲大捷，疑逆勢極窮蹙。又有劉典康國器劉連捷周寬世各軍，星羅棋布，似閩越餘孽，不久即可殲除。諭旨令鮑超改赴河南，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。惟餉項由楚省解濟，未知能否無缺。臣擬商之李鴻章，若能由江南協解數成，則河南多一枝勁旅，湖北少一分供應，俾聖主可紓西顧之憂，而微臣亦稍塞豫人之責。諭旨垂詢，以李宗義督署漕運總督，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。查李宗義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，以道員留江補用。本年奏署運司，疊擢安徽臬司江寧藩司，一歲三遷，已爲非常之遭際。該員廉正有餘，才略稍短，權傾封圻，未免嫌其過驟。丁日昌

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，三年之內，開復原官，洊保府道，擢任兩淮運司。雖稱熟習夷務，而資格太淺，物望未孚，洋人變詐多端，非助名素著之大臣，不足以戢其詭謀，而懾其驕氣。該員實難勝此重任。數年以來，皇上求才若渴，於疆臣保薦人員，往往破格超遷，外間因其不次之擢，疑爲非常之才，責備之下，加此吹求，於是臺諫彈劾生風，并歸咎於原保之員。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，少爲迴翔，久經磨練，則該員不至見妬於同僚，而言路亦不至仇視乎疆吏。實於中外和衷之道，大有裨益。臣抑尤有請者：歷觀前史，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，戰守屯駐，統帥主之，朝廷之上，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，賞罰百僚，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，闔外之臣，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。其患猶淺，闔外而干預內政，其害實深。從古統兵重臣，遙執國命，未有能善其後者。同治元年正月，皇上命臣保舉封疆大員，臣密片奏稱：疆臣既有征伐之權，不當更分黜陟之柄，宜防外重內輕之漸，兼杜植私樹黨之端等語，仰蒙聖慈垂鑒。今以要缺督撫命臣等往返函商，如臣愚見，密保尙且不敢，會商更覺非宜。因不俟李鴻章與棠商定，直抒管見，未審有當於萬一否。所有歷奉諭旨，並陳近日軍情緣由，恭摺由驛馳奏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，謹奏。

近日軍情片

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

再正封摺間，又據潘鼎新等稟稱：捻逆因濟寧長溝一帶，駐有重兵，不敢北竄，已由武城金鄉南趨豐等處。據擒賊供稱：該匪欲回雒河老巢等語。查賊蹤飄忽，臣調諸軍甫集曹濟，該逆忽擾及徐州，徐防兵力頗單，祇堪堅守，不能迎勦。欲調馬步各隊回顧徐郡，該逆又將紛竄他處，狡謀多端，亟肆疲我，殊深焦灼。又接李鴻章函稱：因奉馳赴河洛之旨，欲留楊鼎勛等二軍，暫緩前進。臣以沂海襄下河一路，尙無防兵，仍當飛檄調來會勦徐境之賊。又接劉銘傳呈稱：張總愚一股，由南陽西南竄去，已近鄂省邊境。楚北防範甚嚴，似亦不足深慮。理合附片陳明，伏乞聖鑒，謹奏。

官軍疊勝該逆仍竄山東摺

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

奏爲官軍疊獲勝仗，該逆仍竄山東，恭報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。竊自九月十五日以後，任賴牛李各酋分支直犯徐州銅山，臣於十九日具奏在案。厥後曹州之賊，知濟寧防守甚嚴，不能渡運河而東，遂悉數南竄徐州，分布豐沛銅山境內，盤踞湖團一帶。臣調張樹珊色爾固善等同軍追勦，并調潘鼎新越境夾擊。二十三日，張樹珊等駐軍豐魚交界之谷亭，紮營未定，賊馬五六百匹，突來撲犯。我軍迎擊敗之，追奔十餘里，擒斬數十名。二十八日，臣派營務處李昭慶帶忠樸等營，會同張詩日之步隊，烏爾圖那遜之馬隊，馳勦徐州北境。二十九日，至柳新莊，賊大隊南來，見官軍步伐整齊，且戰且走。我軍追及於張谷山，烏爾圖那遜馬隊從旁抄擊，副將黃金志衝其中堅，賊勢不支，紛紛敗竄，追逐二十餘里，逼入湖中，淹斃百數十名，陣斬二百餘名，拔出難民三百餘人，生擒悍賊二十六名，奪獲器械騾馬甚多。賊由劉家集西竄蕭縣而去。色爾固善接到臣檄，知賊已逼近徐州，二十七日由豐縣回顧郟城，初一日行近蕭縣，與賊邊馬遇於郝家集。色爾固善令高福托倫布爲兩翼，而自率訥穆錦分三路并進，賊即敗潰，追至胡家莊，擊殺數十名，生擒十三名，奪獲騾馬五十餘匹，餘匪逃入民房。我兵縱火焚燒，逸出者盡皆殲斃。此徐防諸軍各獲勝仗之情形也。臣意賊既由曹而南竄徐州，又由徐州而西竄蕭縣，勢必回顧蒙亳老巢矣。據生擒賊供亦云，將回蒙亳，或云窺伺清江。臣飛咨喬松年吳棠速爲籌防。不料賊於初二日，又復折回豐縣，與後會股合，徧布城南十餘里。是時鼎軍四營，尙留濟寧，僅六營先到豐縣，兵力甚單。初三日，潘鼎新帶六營八成隊，赴陳家莊布置。相定，自率零騎，逼近賊營挑戰。該逆悉衆抗拒，我軍漸退，誘賊離莊里許，故示以弱。賊見官兵極少，縱令馬步各匪約二萬餘人，四面圍裹，更番衝突。我軍屹立不動，俟賊逼近，將洋鎗連環施放，炸毀迎頭轟擊，賊陣潰亂。我軍乘勝縱擊，殺賊一千餘人，屍骸枕藉，炸斃馬匹，奪獲器械，不計其數。騎向西南狂奔，竟夜不敢停宿，折而北竄，直向魚臺

一路初四日，適遇道員潘鼎琛，帶留濟之四營前來，與戰于豐北。潘鼎新仍帶六營，并調副將王心安之軍，馳往夾擊，殺斃無算。賊復大敗，竄向西路單縣而去。此濟防潘鼎新一軍在豐縣南北兩獲大勝之情形也。臣查該逆狡詐多端，飄忽異常，從不肯與堂堂之陣，約期鏖戰，必伺官軍勢孤力竭之時，出不意以困我。此次徐濟諸軍各有斬擒，惟潘鼎新以孤軍當狂寇，以步隊擊馬賊，人人自危，竟獲全功，差足以寒賊膽。惟該逆死黨極多，行走甚速，乘虛蹈隙，是其慣技。當初竄東省，已有由青石關窺伺登萊之說。現值運河水涸，難保不潛行偷渡。潘鼎新一軍已全隊拔回濟寧防所，臣飭張樹珊色爾固善暫駐豐縣。如賊久駐曹屬，該兩軍仍當齊赴山東。如果渡運內竄，再調李昭慶率大枝游擊之師，赴東會剿，以保完善之區，而遏狂奔之寇。所有官軍疊獲勝仗，該逆仍竄山東，緣由恭摺由五百里馳奏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。

籌商直隸河防片

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

再臣接奉十月初四日寄諭：「豫省馬隊太單，現在直隸河防漸鬆，所有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，即著劉長佑飭令統帶赴豫，交吳昌壽調遣」等因。欽此。查捻匪現竄曹單，與直隸之東明長垣一帶，處處毗連。霜降以後，黃河水淺，歸槽礮船，本屬無多，轉瞬歲寒冰堅，即可鋪草墊土，全河皆成坦途，尤非礮船所能爲力。臣方深以爲慮。黃河北岸，汎地甚長，目下祇可增兵，斷難減戍。臣所以注重東路者，以山東北鄰畿輔，天下之根本也。南鄰江蘇，臣軍銀米器械所自出，楚勇淮勇之根本也。賊匪所以注重東路者，以山東運河以北，平衍富饒，不似豫皖之難於覓食也。若非數次痛勦而大創之，則該匪斷不能忘情於山東。山東之事，一日不鬆，則直隸之防，一日難弛。相應請旨勅下直隸督臣劉長佑，仍將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，調回駐守，并須酌添步兵，使將領皆知冬春之防，重於夏秋，務保萬全，是爲至要。至豫省馬隊太單，臣亦豈宜置之不顧，惟畿疆防務較重，不得不略分緩急。如果該逆因此間五次敗績，

不敢留戀山東，則必由曹軍回竄河南。俟其竄過開封陳州以西，臣當一面向奏，一面咨商劉長佑吳昌壽或調安住馬隊，仍赴河南。臣亦當添派大枝游擊之師，赴豫會剿。愚昧之見，是否有當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。謹奏。

寧陵扶溝等處勝仗摺

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

奏爲官軍在寧陵扶溝等處擊賊，疊獲勝仗，並現籌勦辦情形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捻逆在豐縣南北，被我軍兩次擊敗，仍竄山東。臣於十月十一日具奏在案。該逆知東路防守甚嚴，不能偷渡黃河，復不敢久駐曹屬，遂折而西竄。知歸德有兵，欲由舊黃河北岸繞越直趨汴梁，與張總愚合股。駐紮歸德之周盛波探得此信，即傳令帶六成隊，裹五日糧，於初九日拔隊至睢州迎擊。行至寧陵之趙村集，途次接得該令稟報，縣城被捻逆大隊圍攻，勢甚危急。即將鍋帳存留趙村，整隊直逼城下。時已二更，賊撤開東面，任柱馬隊，賴文光悍黨，俱紮離城西南之十五里。周盛波恐賊至天明遁去，議定乘夜攻之。其弟記名提督周盛傳素善夜戰，因令與副將衛汝貴董邦傑三營伏於黃河集。復派記名總兵周壽昌劉啓福由東路進攻，游擊楊安典賈起勝由北路進攻。自率副將周盛武楊正國由呂家集中路進攻。洋鎗如牆而進，出賊不意。任賴二逆，揮令悍賊圍繞中路，不料伏兵忽起，橫出截擊，屢戰逾時，賊紛紛敗潰。我軍四面尾追，由呂家集跟追四十餘里，至睢柘交界，賊狂奔向太康大路而去。其殺斃悍賊六百餘名，拔出難民千餘，解散脅從甚多。奪獲器械馬匹，不計其數。據擒賊供稱，偽祥天安袁逆被游擊賈起勝等擊斃，牛落紅坐馬衣服盡行拋棄。僞天將唐矮攷坐馬槍斃等語。此初九日夜周盛波在寧陵勦賊大獲勝仗之情形也。該匪敗後，由太康南竄，行走甚速。駐紮周家口之劉銘傳聞賊回竄，初十日即帶隊向東迎勦。十一日行抵西華之上郭橋。十二日中途接扶溝縣稟知縣城被圍甚急，求援未刻，馳抵扶溝縣之東宏濟橋，見賊邊馬，當即飭令劉盛環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，自督馬隊一營，步隊三營爲後應。復派唐殿魁由北路劉盛藻由南路同時并進。賊見我軍

驟至，向西遁走。劉盛瑞等追及，擒斬十餘名。至城西里許，遇賊馬步大隊萬餘人，分三大枝，將我軍包抄。中軍圍裏尤密。劉銘傳傳令結陣自固，四面環擊，斃賊甚多。劉盛藻派馬汝霖、丁汝昌擊其左，唐殿魁派王得成等擊其右。我軍伏地猛進，施放排鎗，賊勢不支。劉銘傳令李錫增、馬汝霖等連開炸礮，打入賊陣。該匪駭而狂奔，我軍追殺十餘里，陣斬二百餘名，鎗斃一千餘名，奪獲器械無算。扶溝城圍立解，我勇亦傷亡數十人。是夜三更，賊尚奔走不息。此十二日，劉銘傳在扶溝勦賊，大獲勝仗之情形也。臣查此次捻逆東竄，其初雖未受懲創，厥後徐州小捷，豐縣大勝，俱是攔頭之師。今寧陵扶溝之戰，亦係攔頭要截。該逆處處投觸網羅，不能逞其流賊馳騁之故智。據生擒賊供，寧陵之役，僅有任賴、牛李等曾一股，扶溝之役，則已與張總愚一股相合，目下不敢東竄，將謀擾及湖北。據吳昌壽咨羣賊現聚襄葉舞陽一帶。臣於十八日檄飭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兩軍移駐周家口，騰出劉銘傳一軍，作為游擊之師。謹遵前次諭旨，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。卽南汝光許等郡隨賊所向跟蹤追勦。其營務處李昭慶所辦游擊之師，鞍馬尙未齊備，臣已疊次派員進京買鞍，出口買馬，待至臘底辦齊。卽令李昭慶馳赴河南與劉銘傳各帶馬兵萬人，同作兩枝游兵，倣照僧格林沁之法，與該逆縱橫追逐，使之不得休息。而濟寧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之兵，仍舊鎮駐不動，以備賊匪流竄時，迎頭截擊。惟臣處湘淮各勇，向來不住民房，支搭帳棚，行走不能迅速。現擬購雇大車，兼買駱駝，發交劉銘傳、李昭慶等軍裝載輜重，俾師行無遲鈍之慮，民間無滋擾之虞。近歲車輛極少，能否多辦，以供游兵之用，尙未可知。除俟辦理就緒，續行具奏外，所有寧陵扶溝等處擊賊疊獲勝仗，並現籌勦各緣由，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，謹奏。

擬調鮑超會勦西路片

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

再臣欽奉到十月十五日寄諭：「南陽捻逆，豫軍既不能勦除，恐其日久裹脅愈多。前諭鮑超由襄赴豫，曾國藩

覆奏有與李鴻章商籌協餉數成。嗣因官文奏稱該提督游勇太多，漫無紀律；上杭之勇，聞有赴豫之信，恐引羣呼類而來，請飭仍赴江右。第念鮑超勦賊，向稱勇往，若令嚴汰游勇，安加鈴束，使該提督有敬懼之心，未始不可資其攻勦。官文恐鄂餉難支，因有飭赴江右之奏。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爲商酌於江蘇接濟數成餉需，並令該處督將游勇嚴行裁汰，不許任意招留。卽札令赴南陽勦賊，統歸曾國藩節制，以一事權，而資鈴攝。倘事屬可行，卽著一面札調，一面奏聞，用期迅捷。等因欽此。臣查鮑超之所短，在貪將多兵，濫收降卒，馭下專尙威嚴，條理不甚清晰。其所長之處，在威名久著，爲賊所憚。平日本有敬懼之心，又慕古人忠盡之名，自金口軍叛以後，該提督鑑於前車，以後斷不敢輕收降卒。若令少統數營，赴豫勦捻，餉項則不甚缺乏，米糧則派員專管，獎其多年之勦勞，勦以後日之忠憤，必於大局有裨。惟進兵之路，須以襄陽爲老營，乃能北控南汝，西蔽鄖陝。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，均應由湖北糧台作主。江南雖可協餉數成，而不能隨時照料。臣前已函商官文，一俟接到覆信，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，俾該軍米糧有著，臣卽當奏調鮑超會勦捻匪，專辦西路。合先附片陳明，仰懇宸廑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，謹奏。

奏奉諭旨覆奏摺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奏爲欽奉疊次諭旨，恭摺覆奏，仰祈聖鑒事。竊臣欽奉十月二十七日寄諭，以豫省賊數益衆，飭臣統籌全局，將原設西鎮兵勇，移向西進，步步進逼，臣亦當移營進紮，就近督勦。又奉十一月初六日寄諭，飭臣斟酌情形，相機前進，各等因欽此。竊臣奉命勦捻，業經奏定徐州臨淮濟寧周家口四處設立重兵，則此四處臣皆可駐紮，以初非有所戀於徐州，有所怯於周家口也。不過因東北則畿輔爲天下之根本，東南則江蘇爲臣軍之根本。故臣視東路略重，駐徐州略久耳。自十一月初間，捻匪由山東全數竄豫，臣卽擬進駐周家口。又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，不克遽行赴豫，業於上次奏明在案。臣於秋間籌算除價格林沁留遣馬隊，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，又有新調之察哈爾馬

隊一千，又有餘馬一千，又有借用鮑超所購之馬八百，以爲必可敷用。不料察哈爾馬匹倒斃，已及三分之二，存者亦瘦弱不堪，不得已又復派員出口買馬。屈指計之，兩次買鞍者，年底均可回徐；兩次買馬者，回營早遲難定。臣擬派李昭慶於正月統帶萬人赴豫，與劉銘傳分途進剿，無論欠馬若干，但就現有馬匹，先行勦辦。所特步隊尚多，足以輔騎兵之不及。臣亦定於正月進駐周家口，就近調度。惟臣於東路終不放心，擬令李昭慶由徐徑赴河南，臣則先赴濟寧、兗州、曹州一帶，察看情形，并查閱黃河、破船，再由歸德、陳州，以抵周家口。庶地勢之執重孰輕，留兵之宜多宜少，臣胸中較有把握。別有一事，與勦捻大有關係者，銅山、沛縣等處，有湖團焉。咸豐四五年間，山東曹州一帶，黃河汎漫，難民唐守忠等，遷徙銅沛流域，內多係微山湖涸出之地，久之聚至數萬人，佔地百餘里。當時在事官吏，不能遣之回籍，暫與撫綏。因就東民所佔地畝，設局丈量，定爲上中下三等科，則納租充餉，耕種豐稔，漸臻富強。在東省難民，以爲全係湖荒之地，在銅沛居民，則以爲霸佔有主之產，爭訟多年，屢釀巨案。吳棠等曾疊次具奏奉旨查辦。本年十月，賊竄沛縣，逆首任柱、牛洪、賴汶光等皆住湖團之內。臣處生擒賊供，多稱係湖團信函邀約而來。沛民平日本與湖團爲不解之仇，至是愈以團民勾匪，紛紛控告，有不能一朝居之勢。而湖團中如唐守忠父子罵賊殉難，全圩房屋焚燒殆盡，則又忠節昭然，乃沛民仍以叛逆目之。若不早爲之所，則沛民與團民必且械鬥不休，而良團與莠團亦且真僞莫辨。臣擬將通捻之團，酌量懲辦，而其餘數萬人，全數資遣回籍。現經兩次派員前往山東、鄆城、鉅野等處，察看該團民原籍，尙足安插否？如其可以安插，則遣之東歸，在沛縣可免佔產之訟，在徐州亦無招捻之窩。臣再將資遣事宜專疏奏辦，而臣之赴豫，則須稍遲。如其不可安插，臣亦不勉強驅遣，在徐沛不無後患。而臣之赴豫，可以稍速。理合預爲具奏，以慰宸廑。又奉十一月初六日寄諭：「飭臣檄調鮑超統帶新募各營，馳赴湖北，由襄陽一帶，相機進剿。一切進止機宜，仍歸曾國藩妥籌調度。其鮑超留江蘇部，仍令歸婁、雲慶統帶勦辦。」等因。欽此。本應欽遵辦理。惟臣接官文來函，鮑超必欲統帶多兵，鄂省實難供應。雖江蘇分任協餉，尙恐不足以資措注。

又接李鴻章來函，粵中賊氛尙熾，汪逆悍黨數萬人，以一隅遼爲牽制，而我數省不得解嚴。須留鮑超在江，方足支撐各等語。又聞汪逆近已竄嘉應州，窺伺閩汀。臣思鄂省之餉源既如此，江粵之賊情又如彼，不敢固執己見，致誤事機。目下鮑超一軍，已由贛州進兵，暫難調遣。應俟江粵全境肅清，再撤該軍勦捻，庶不至往返僕僕，顧此失彼。所有疊奉寄諭恭疏覆奏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。

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摺

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奏爲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臣國藩於同治元年二月覆奏安徽省城仍建安慶案內，請再專設長江水師提督，及總兵以下各官，奉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。旋經吏部等於五月二十三日定議，具奏准其設立長江水師，而於總兵參副，以至千把，應設幾缺，暨分汛修艦各事宜。臣體察情形，再行詳核議奏。三年四月，奉旨以淮揚鎮總兵金翼升補授長江提督之缺。六月，克復金陵，濱江五省戰事大定，卽應將前募之水勇，改爲經制之水兵，核定章程，會議具奏。特以勇丁之口糧較多，額兵之口糧極少，相去懸絕，難于酌中定議。展轉籌思，是以覆奏稍遲。臣國藩於咸豐二年臘月初，招湘勇，維時長沙甫經解圍，各路兵勇往來湖南，絡繹不絕。臣徧查餉章，參差不齊，惟張國樑之勇，每月五兩四錢，江忠源之勇，每月四兩五錢，該兩軍最爲有名於時。逮三年夏間，勝保奏請招募陸勇，月餉四兩五錢，戶部議准。江南大營循而行之，遂定爲報銷之常例。臣於三年冬間，召募水陸兩軍，陸勇酌減爲每月四兩二錢，而親兵什長則稍有增加。水勇酌減爲每月三兩六錢，而礮手舵工稍有增加。厥後銀價日賤，米價日昂，咸豐十一年，楊載福等請將水勇加爲每月三兩九錢，至今未改。臣復詳加詢訪，如山東河南餉章微少外，其餘江楚閩浙等十餘省勇餉，均係四兩有奇。目下各路招募陸勇，紛紛未已。若水軍驟爲大減，則人皆去爲陸勇，誰復願充水兵？臣所議章程，於兵餉條暫從其優，一俟軍務告竣，再行酌量核減。審時度勢，有不能不出。